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明嚴衍贊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二

[明]嚴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起高帝八年盡惠帝七年八月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至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過柏人

伯人縣屬趙國縣志柏人故城在鄆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武安元年更伯人曰堯山鄆州縣志

賈高等壁人於廟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召士卒從軍死者為塋歸其縣縣給衣食棺葬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具祠以少年又令更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繻屬操兵乘騎馬賈古曰賈人生

增也即今之細絨也經細也也氣新為布及麻也屬織毛若今

及屬之類也採持也與凡屬也樂屬也騎單騎也余據

續文也漢書又內五采繡者也綴縠也。繡音取縠音在初

屬音計縠音情縠即縠者音縠音縠縠也縠也縠音縠

上為亭長以竹為冠及貴常冠謂之劉氏冠至是乃下詔曰爵非

自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

趙王楚王皆從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末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

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

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

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間遺

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

聞外孫收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可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居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何奴上竟

不能遣

至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

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

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

德叛則震之以威末聞與為婚姻也且曰頓視其父如禽獸而

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

可奪乎

平月未央宮成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卮起為太上皇

壽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

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

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

之強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近胡寇東有六國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

一

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賈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非常也謂上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言捕或曰言捕其人在道追取之也一日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平等

十餘人皆爭白劉賈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

捕王公等皆死誰曰王不反者乃輶車膠致輶古同輶車者車而無新通兄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撈答數千刺刺之也傍音彭劉音拙又音挺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

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賈高事辭問上曰壯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賈高平日相屬有太中大夫中大

夫皆掌論議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

諸者也然諸而不欺人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師古曰

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甯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

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

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赦廢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

爲趙王上賢以高爲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賈高賈

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賈高

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實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縉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猶大也俗所謂斷也師

荷悅論曰賈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舉

大逆私行不順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賈高恨以亡君使賈高謀逆者高祖之

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賈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

趙王賈高客散從張王者皆族邯中田叔孟舒皆自疑錯爲王家

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上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典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

官掌卿大夫都官如漢制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大夫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爲相國國之位尊于丞相矣

歷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

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贊曰萬年陵在定陶戚姬

有寵於上如趙姬姬妾之稱也漢書曰戚姬曰戚氏所以法

尊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也漢書曰姬周之姓所以法

異於他姓故漢以姬爲婦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

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

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

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望等皆卑

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

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而釋之然尤嚴憚

徐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縣屬東郡博
也志聊城故城在博州
鄒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
西界聊縣也戰國時亦爲齊地
尉周勃道太原入定地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繡將相利守垣
帝政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邯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

之於是陳希軍遂敗淮陰侯病不從擊希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爲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爲奴欲

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璽表告信反者全人衆說也封暢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言稀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人呂后使武士
傳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甯遠地志云未央殿東北
二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寸餘草色皆

資治通鑑補

赤相傳呂相殺淮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
欺矣直說高然詐豈非天哉達夷信三族爾筮張元羽支離漫語云廣南有草土
其葉似葦見者知已云淮陰侯後世爲蠶桑難作其家之相國賢且喜曰若能置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屈矣急逃而見
於仇乃能保此見遂作古與仇因此能養侯公善視之仇養以爲仇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埔開台
御食所遺之書讀仇所賜之詔對之鼎器○噤者歎

司馬遷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

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姁可置萬家金
視其母家長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
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漢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

以北海魏取代。仆趙裔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虛籍里閭。曾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川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其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辭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亦難哉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高祖十一年

將軍柴武學之武與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而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且募乞貨贖夷僕之恩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信敗武追斬之於參合 上遷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王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亭

也上曰若敦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跬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上曰置之爾後曹參爲齊相禮下賢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參皆以爲上賢通論戰國時初上之與項羽相距于京索之間也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上大悅及上征陳稀聞淮陰侯誅益封蕭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部尉爲相國衛諸人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有疑君心矣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九 思編

故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恐以家財佐軍則免矣何亦從之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亡爲布衣食種瓜於長安東門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擲可立爲代王者羣臣皆以子恆爲請乃立恆爲代王都晉陽 大赦天下 三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上之擊陳稀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不討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不討是反形已具也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 西至鄭逢呂后從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十 思編

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王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從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害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實備于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臧荼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采反而越誅及還素車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樂陽成臯聞項王所以遂不

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幕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逯湯如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

賈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綱目補遺

烈士何以加越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按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非三月丙午戊辰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通鑑先書三月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令豐人從關中者皆復終身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海王以爲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數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南海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益三十三年改南海尉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尉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乎任置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海王使

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囂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川即大流泉因以為號龍川縣屬南海郡曰今徭州稱龍川即今惠州府之龍川縣○置者款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與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今為廣州治所○番禺番禺音泰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尋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遺楊僕出豫章下橫浦關橫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吏前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之秦上毋志陽山侯國屬桂陽縣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連縣關郡志陽山縣治湟水之南即其故城本南越管轄之

賈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綱目補遺

邑故關在縣西北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後武帝改爲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魃結服虔曰今兵師古曰權者一髮之警其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周

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于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
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橐也師古
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賁賁而
重可入囊橐以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陸生卒拜尉佗爲
南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物故曰他送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史記補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王皆以極武而亡鄉使
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
潁川郡應劭曰
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十甲師古曰國宮中小門也一日門辟也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哈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天
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
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彼
有骨肉無骨爲醢○醢音海謂割其肉以爲醢即
則法志所謂殖其骨肉是也曹公謗曰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劫聚兵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
家與中大夫黃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
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史記補

赦賈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
爲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
郡春秋胡子之國召故楚令尹卬公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也疏分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卬公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
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紀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斬西斬西縣志斬西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辟

庸城以布車毀甚故堅壁以拒之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

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二十里悉召故人父

老諸母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飲酒酣上擊筵自

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沛父兄諸母故人曰樂飲極驢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王欲去沛

父兄固請留上曰吾人眾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

獻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惟願

下哀憐之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漢別將驍英布軍洮水南北

皆大破之零陵有洮水出洮陽縣西南入于湘水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

人誘布偶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初

布之反也下焚亭長署之曰封汝傳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

足黔徒望盜所邪而反何也行見爾髮纏草根齒錯馬骨耳至是

果如其言

司馬遷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臬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

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為世大戮禍之興自愛

姬殖奸媚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

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恒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

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按斬絳者

樊噲也上以荆王賈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

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濞既封上召謂之曰汝狀有反相

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

慎毋反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

楚隱王魏安釐王齊襄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

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無與他事上從破縣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

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太子

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

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從子嚴公立秦繆之公而殺嚴公晉乃定

秦以不蚤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師古曰攻苦

味之食也言其政治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王猶豫

未決一日置酒太子侍所招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上乃大

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繒繳音音繒繳音音遂如土施叶始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謂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初四人之隱於南山也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瞻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騶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志叶時又有應

賈伯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九

曜者隱於淮陽山中與四人俱微曜獨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南山匹皃不如淮陽一老 王既不易太子因賜太子敕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皃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又敕曰吾遭亂世當泰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以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我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相國何以長安地隱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食師古曰棄示得

也言秦人田之不收其粟稅也案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粟入官 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初上之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爲宰相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貨貨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及上還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及是果以爲民請苑下獄則帝之疑猶未釋也張良素多病初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至是乃自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盡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仙人號

賈伯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十

姓聞吾過也初上之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爲宰相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貨貨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及上還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及是果以爲民請苑下獄則帝之疑猶未釋也張良素多病初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至是乃自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盡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仙人號

也神農時爲雨師能入
火自燒陰風雨上下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曲之爲虛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腹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修張良策多病一條通鑑觀良言有爲帝者開封萬戶侯之語則必在封爵侯及爲太子少傅後按良封侯在六年爲太子少傅在十一年則五年時何得豫言之故移置此

陳稀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高祖十二年

三

思補

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除使范齊之陳稀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踪布稀常將兵居代漢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驢問左右綰愈恐問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

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 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王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愛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言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嬖罵之曰吾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高祖十二年

漢紀四

三

思補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微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於是賜太子敖曰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聚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壽五十三是年春熒惑守心心爲天王至是帝崩丁未發喪大赦天下帝之崩也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商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

天散互生等爭烈矣

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吾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長樂宮鴻臺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宮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練作繡帛之室

帝五年冬雷漢紀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後出地是為桃李華實補註漢書五行志曰不當華而常發也冬雷為失常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惠帝四年五年

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

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 元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

級 遷人朱建者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苟容嘗

為淮陽王繇布相諫布無反布誅高帝問建嘗諫布乃賜號曰平

原君徙家長安辟陽侯審食其聞其賢欲與之交建以辟陽侯行

不正不肯見既而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

建善乃令建竟發喪而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

乃奉百金往祝祝死者之表曰侯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

百金前死以布帛曰賻音富至是人或毀辟陽侯於帝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召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而往見帝幸臣閼孺說曰君所以得

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矣君何不肉袒為辟陽

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懼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

於是閼孺大恐言於帝帝果出辟陽侯初建之不見辟陽侯辟陽

侯以為背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益微信焉

至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平之為相呂嬃

數讒之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

聞之私獨面質嬃於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

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齊悼惠王肥薨 夏酈文成侯張良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惠帝五年六年

薨初良之擊始皇也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

欲歐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

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

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

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旦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三年從高

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薨并葬黃石冢